

花潮

邂逅铜仁

李梦薇

云贵高原山水相依，叠嶂的峰峦间流淌着同源的血脉。云贵儿女初见便觉亲切。在我踏上贵州之前，贵州味道已先入心底，肠旺面、酸汤鱼、羊肉粉、豆花面等美食，构成我对贵州最初的印象。后来读肖勤笔下的贵州风物与方言，那些美食更有温度：肠旺面藏着贵阳人的耿直，酸汤鱼透着苗家人的热情，丝丝裹裹着黔山灵秀。贵州，从舌尖记忆慢慢化作心中一幅鲜活画卷。

邂逅铜仁，是我的福分和缘分。那日初至铜仁，恰逢寒潮突袭，凛冽的寒风如刀割掠过肌肤，衣着单薄。久居普洱的我，从盛夏瞬间跌入寒冬，裹紧衣衫仍止不住哆嗦。当我拖着行李走出车站，在熙攘人群中茫然四顾时，笑容可亲的代老师映入眼帘。那笑容如暖阳，瞬间消融了我身上的寒意，在这陌生的城市里，让我感受到一份温暖与安心。

代老师带我直奔一家本地人钟爱的羊肉米粉店。她说这家店门面不大，却二十四小时飘香，是夜归人的暖心驿站。掀开门帘，热气裹着肉香扑面而来，爽朗的笑声里，女店主热情的招呼再一次驱散了我身上寒意。我捧着碗，看窗外夜色如墨，店内食客笑语盈盈，这人间烟火气，恰似代老师递来的那碗热汤，暖了胃，更暖了心。贵州小吃的动人之处，不只在味道，更在人心，一碗朴实的热粉，便给异乡人一盏归家的灯。

第二天，我们前往朱砂古镇，路途中，内心对古镇充满了好奇和遐想。

小时候，曾见母亲身体不适时，父亲便将朱砂塞进猪肚煮熟给她吃下，次日便好转。从此，“朱砂”在我心里便是神奇灵药，总以为是山里的高人炼出的丹。

后来，才知道铜仁有个万山朱砂古镇，且历史久远，唐代曾在那里设“万山朱砂水银场”，为皇室炼丹；明代矿洞兴盛，朱砂与水银源源不断运往京城。《本草纲目》记载：“朱砂，镇心安神，治惊悸。”当年在幽暗矿洞中劳作的矿工，便是我想象中“炼丹”的人，他们采出的朱砂，既是药材，也是珍宝。

走进朱砂古镇，激昂的老歌瞬间点燃情绪。这里完整保留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的矿工住房与苏式建筑，职工夜校、医务室、打铁铺一一复原，仿佛穿越回火热岁月。讲解员介绍，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产出朱砂三万多吨，上缴利税高达十五亿元。每一位矿工都是和平年代的英雄，用汗水书写家国担当。代写书信室里，我仿佛看见当年来自各地的工人，把对家人的思念托付给一纸笔墨，朴素而真挚。那一字一句，连着千里亲情，也藏着一代人的奉献与赤诚。

博物馆中，岩石上的朱砂星光闪烁，粉紫朱红，如冰封的花。我思绪不禁飘向远古：秦始皇派人在此采掘朱砂，画师以朱砂点染丹青，百姓用朱砂治病驱邪。作家肖勤写得好：“留了米油在手，不如存了朱砂在心。”话里话外，都是对朱砂的珍爱和深情。

时光悠悠，山河沉默，地下的矿藏终有穷尽时。终于，矿洞不再延伸，小镇的车水马龙也渐渐稀少起来，最终，一大片矿区归于沉寂。

如今的矿洞深处，现代化的灯光如繁星点点，交织成一片五彩斑斓的光海。这光亮穿透了岁月的尘埃，让矿洞永远沐浴在温暖的光晕中。那些络绎不绝的游人，踏着光走进来，指尖轻触冰冷的岩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他们在这里触摸过去，铭记故事，更让那份坚韧与开拓的精神，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

从生产型的矿洞，到游览型的景点，朱砂镇尽管名字没有变化，但是，实现了一次华丽转身。

夜幕低垂，我们登上梵星揽月阁。放眼望去，铜仁古城便撞入眼帘。这座被现代高楼簇拥的古城，虽历经六百载风雨，却依旧难掩其独特风韵，悄然散发着岁月沉淀的独特魅力。

我们驻足揽月阁上，目光所及，皆是古城的斑驳色彩。那些错落有致的房屋，在夜色中更显几分神秘。我们指着远处，轻声询问：“那是哪里？”言间，满是对这片土地的好奇。

陈老师顺着手指方向，给我们解说：“那就是总兵府了。”她顿了顿，声音里带着几分感慨，“古城区内的民居大多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多数是明清时期留下的。你们看，这些青砖灰瓦、飞檐翘角的建筑，不仅是岁月的见证，更是多元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她指向不远处一座融合了侗族鼓楼元素的宅院，又指了指街角徽派风格的马头墙，解释道：“各民族建筑、宗教建筑、商业建筑格式在这里巧妙结合，既保留了黔东南山地建筑的质朴与灵动，又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庄重与徽商文化的精致。比如有的门楼，既有苗族的彩绘纹样，又有汉族的楹联匾额，连门槛的高度都暗合了‘步步高升’的寓意。”

“所以啊，”陈老师总结道，“总兵府不仅是军事要塞的遗存，更是一本摊开的立体史书。每一块砖石都在讲述着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与过程。文化从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像这古城的巷道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交织成一片繁花似锦。”

下得梵星揽月阁，我们走进“欧阳黔森文学馆”。这座建筑别具匠心，将黔东南传统民居的质朴韵味与现代展馆的简约风格融为一体，低调中透露出深厚的文化底蕴。馆内以“情系故土·筑梦黔行”为主题，系统呈现了作家欧阳黔森创作的丰富成果，收藏了6000余件文学作品、影视改编作品及研究文献。环顾四周，我再次被深深触动。铜仁的建设者、改革者对文化怀着崇高的敬意与珍视，将朱砂矿厂遗址转化为承载时代记忆的精神符号与文化标识，并倾力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不断滋养人们的思想。

我请教陈老师，问“铜仁”的出处。她说在元代的锦江之畔，铜岩处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渔人潜入幽深的江底，意外打捞出三尊古老的铜像。这一发现让当地人以“铜人”为名，后来演变为今日的“铜仁”。元代政府据此设立了“铜人大小江蛮夷军民长官司”，而到了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年），铜仁府正式建立，地名历经岁月洗礼，仍被广泛使用。

闻听陈老师解释，又结合在铜仁的所见所闻，不觉有悟。我深深佩服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仁”字用得真巧妙，就像给这座城市的精神画卷添上了最亮眼的一笔，把“厚德铸铜·仁义致远”的精神内核衬得更有分量了。也正因此，它成了中国唯一一个用“仁”字命名的地级市，在众多城市里特别显眼，散发着独一无二的文化魅力。

往來皆是缘分，邂逅铜仁，也是我生命中一段缘。在600年历史的古城风霜里，我只是一粒风中的尘埃，轻轻飘过。而三天的铜仁之行记忆，却将陪伴我一生。

离别时，代老师塞给我一盒抹茶巧克力，笑说铜仁抹茶远近闻名，一切食物皆可抹。临走时，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箱，把心意带回家。

离开铜仁那天，寒风依然刮个不停，像在挽留人。我带不走这风，风也留不住我，可我把铜仁的点点滴滴——那些暖心的、感动的事，都仔仔细细地装进了心底。

这会儿，我才懂为啥同行的几位作家总说，他们来过铜仁好多次。当时我还纳闷，咋就这么着迷呢？与铜仁邂逅之后，我终于明白，铜仁有一种特质，那是一种糅合古韵和今日时尚的美，也是融合山水清韵与多彩文化的美，就像磁铁一样，吸着人一来再来，值得你一次又一次地为它翻山越岭，每一次邂逅都是一次印象刷新！

丙午四月的那个晚上，我又梦见加德满都了。

梦境还是开始于那架运输机。轰鸣声震耳欲聋。舷窗外，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群山在云层中若隐若现。机身下方，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市的千年古城，正袒露着它最深的伤口。随着梦境流动，当年那场跨越世界屋脊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又清晰地闪现在我眼前。

在尼泊尔“4·25”8.1级强烈地震发生后，2015年4月27日，我作为随队出征的宣传干事，坐在那架空军运输机上。身边是55名中国军人，4条生命搜救犬和满满当当的地震救援设备。

飞机开始盘旋。一圈，两圈，三圈……塔台始终没有给出降落许可。地震后的加德满都机场吞吐量已近极限，跑道上的裂缝还没来得及修补，停机坪上挤满来自各国的运输机。机舱里很安静，没有人说话，官兵们反复检查着各种救援装备，确保只要飞机一落地，大家就能立刻展开救援。

终于降落时，已是当地时间深夜11时许。等我们办完手续，进驻尼泊尔军方安排的临时营地时，时针指向28日凌晨一点半。救援队长陈代荣找到厄方联络官，提出立即连夜展开救援的请求。他的理由很充分：地震救援的黄金72小时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然而尼泊尔军方回绝了，理由也很充分：夜间救援不安全。

飞机刚刚降落时，毛老师便打来电话，语气里满是关切：“怎么到现在也没有救援画面传回来？你们都出去一天了。”

毛老师的催促不无道理。我们的救援官兵自北京时间4月27日凌晨6时起，便紧急向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集结。

梦回加德满都

高帅

随后，102名官兵分乘两架军用运输机，向尼泊尔火速投送。然而，升空不过一个多小时，加德满都机场的流量限制如一堵无形的墙挡住了大家的去路。飞机被迫就近降落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原地待命。

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令人扼腕。每一双焦急等待的眼睛里，都映着早日抵达灾区、展开救援的迫切心愿，也迸发着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炽热渴望。

心急如焚中熬过8个多小时后，当天傍晚6时37分，飞机终于再次腾空而起。晚上10时许，历经3个多小时的飞行，我们抵达加德满都上空。深夜11时许，又在空中盘旋近两个小时，飞机终于平稳降落。这批训练有素的官兵，成为继中国国际救援队之后，我国派往尼泊尔的第二支专业地震救援力量。

当时，我也焦急地站在营房门口，看着旁边狮子宫——尼泊尔中央政府大厦——零星的灯火，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国内，无论汶川、鲁甸还是芦山，我们的救援从来不分白天黑夜，“黄金72小时”就是命令，就是冲锋号。可在异国他乡的这里，我们就只有

等，也只能等。

“等”的滋味，在后来的日子里一再出现。5月1日，我们原想争分夺秒多救几个人，却因一场大雨被拦下。“下雨容易引发次生灾害，救援人员不安全。”对方说得句句在理，容不得你有半分争辩。我望着帐篷外的雨帘，想起过去在国内救援时官兵们顶着倾盆大雨、踏着余震冲锋的身影——那时，没有人计较“安不安全”，大家一心只想“能不能多救一个”。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要付出百倍努力。

“我们千里迢迢飞来，就是为了分秒必争地救人救急，怎么无法开展行动呢？”起初，地震救援队的官兵们满心不解。可后来，大家慢慢地明白：这不是怯懦，不是推诿，而是一个饱经灾难的国家对生命的另一种敬畏。尼泊尔经不起任何额外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们的谨慎里，隐藏着一种我们未曾体会过的无奈。

直到28号下午3时许，我们才终于被允许进入地震灾区。随后，岗加普尔、杜巴广场、乔塔拉镇、楚车巴提地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军人的身影随时出现在加德满都最需要的身旁，成为抚慰当地地震伤痛最为暖心的一抹绿。

那个叫赛宾娜·拉玛的小姑娘，常常浮现在我的记忆里。地震中，她的右前臂骨折，头皮撕裂，长长的伤口触目惊心。5月4日黄昏，她和另外15名伤员从尼泊尔陆军医院转运至中国医疗队。中国医护人员连夜展开救治。这份在异国夜空下燃起的温暖，深深打动了年幼的她。当得知救她的人是来自中国的军人时，第二天清晨，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小姑娘，用那只没有受伤的左手，一笔一画地描出了一面五星红旗，旁边

歪歪扭扭地写着：China, Thanks（中国，谢谢）。笔触稚拙，却重若千钧。那一年，拉玛才11岁。此后，她最爱画的主题，就是救援队、五星红旗、救援帐篷和穿梭其间的白衣天使。

灾难撕裂了大地，却也让人看见善意没有国界，希望会开出花朵。而一个孩子用左手画下的旗帜，比任何语言都更让人感动——爱，从不依赖力量的大小，而取决于它曾在谁的心上停留。

拉玛画的那面五星红旗并不标准，五角星有些歪斜，红色水彩笔还涂出了边界。可当她在对中国官兵面前高高举起那张画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都流泪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带去的那台卫星新闻直播车——为了装上它，救援队甚至撤下了两辆运兵车——要带回国内的，不只是一段段救援视频，更是这样的感人瞬间。这些瞬间里，珍藏着比新闻视频更重要、更宝贵的东西。

对当年那场国际救援，时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吴春夫这样评价：“这是目前为止我军和平时期在海外最大的一次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官兵们出色完成了任务，得到尼泊尔政府、军队、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肯定”；5月3日，尼泊尔交通部长等官员前来慰问官兵。面对列队整齐站立的中国军人，这位部长双手合十，言语真诚，代表尼泊尔表达对中国的情感之情；时任尼泊尔陆军总参谋长拉纳上将称赞“中国是我们最真诚的朋友”；时任尼泊尔总统亚达夫称赞“中国救援队是最棒的”。

身在异国他乡，能收获如此礼遇与褒奖，那一刻，我被深深感动——我们身后挺立着一个强大而友善的祖国，它默默地把和平与友谊的种子播撒在远方。

如今，11年过去。加德满都受损的建筑应该重新修复，拉玛也应该长成小姑娘，岗加普尔汽车站应该重现车水马龙的场景了……我偶尔还会梦见那座城市，梦里的杜巴广场不再有废墟，孩子们在晨光中欢快地奔跑，追赶着象征和平的鸽子。

梦回加德满都，这场梦，我先后做了11年，或许还会一直做下去。因为有些记忆，早已悄无声息地深入骨髓，成为我生命中另一种意义上的勋章。



蜂虎鸟

杨永红

谷雨前后，田野愈发热闹。地面上，庄稼都铆足了劲。每到这时，山野间就会平添许多忙碌的身影，这些倩影有时轻轻地掠过蓝天，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弧线；有时停在树枝，挨在一起亲密无间，或引吭高歌，或低头私语——它们是被称为“中国最美丽小鸟”的栗喉蜂虎鸟。

栗喉蜂虎鸟和我一样，把家安在元谋。那日，从姜驿乡返回县城，经过沙沟湾的一片荒坡地，我望着蜂虎鸟在不远处起降，索性把车停在龙街渡大桥路边，走进它们的栖息地，想亲近一只只颜值在线的蜂虎鸟。

没有人会拒绝美，何况是飞翔的美。太阳亮得晃眼，仿佛千根针直勾勾钉在皮肤上，每根针像是一个痛点，填补着灼灼的缺口。山坡上有些绿植蔫萎了，垂丧着枝蔓，稀稀疏疏的茅草，掩盖不了整座山裸露出来的窘迫。蜂虎鸟掘洞为巢，远远望去，沙土岩的立面上，密密匝匝地布满巢穴，层次感贴合在山岩的切面，宛如一幅巨大的蜂巢壁画。这些凿在沙壁上的巢穴，互相挨挤，又井然有序，每个巢自由地散落在沙壁上，仿佛插在人体的呼吸孔，远道而来的风毫无违和地自由进出，穿过山窝的胸膛。

这里俨然是蜂虎鸟的村庄，走近它，散发着村庄的古朴气息，每一个巢穴的间隙，仿佛阡陌通道，吐纳着沙土村庄的呼吸。这里也是鸟儿的小区，透着小区的规范，没有专门负责管理的鸟儿，不用缴纳物业费，不必揪心带娃的焦虑，一切秩序都刚刚好。我不知道每一个巢穴的深浅，一米，或许两米，也好奇每一个巢穴的内部结构都是一居室还是区分厅室，家庭都养育着儿几儿女，每一个洞穴背后，是栗喉蜂虎鸟的安稳和悲欣。

我避开鸟儿们好奇的目光，向上攀爬。我这个不速之客，像是在小区找亲戚迷了路，时不时停一停，再往前。鞋子踩向火辣辣的泥地，沙石滚落，尘烟升腾。我爬到土岩的一半，不忍再靠近它们，找了一处阴凉，背靠“村庄”下方，静静地投以欣赏的目光，像是一位母亲宠溺孩子一样。高空，蜂虎鸟训练有素地出入

于洞穴，它们振翅、滑翔、啼叫，如箭一样的速度发射出去。只不过，箭从起点出发，终点一定会在别处。蜂虎鸟以家为圆心起航，带着温情离弦，流畅地穿梭，一支支积蓄力量的箭在空中转身，从不同的路线返航，总能准确地找到家。每次腾空，一股力量“嗖”地跃起，一抹色彩在空中焕发金属般的光泽。它们像昙花一样突然绽放，身体置于空中一张一翕地舒展，衣裳在迂回中愈发流光溢彩。

幼鸟和成年的蜂虎鸟的羽毛，在张弛中呈现不同的色泽，这是绸缎才有的鲜亮。有的蜂虎鸟喉部紫色，腰和尾呈较多的淡蓝色或蓝绿色；有的红色的羽冠，披着黄绿和翠蓝相嵌的渐变霓裳，狭细的中央尾羽拉长了裙摆，翅膀每次剪开蓝天，又将蓝天和云彩一次次缝合。我仿佛看见蜂虎鸟的性格从骨骼里离析出来，闪着太阳的光芒。离家的鸟儿，洞口即是站台，它们驮着幼鸟的希冀，一次次纵身离家而凯旋，出发的时候本没有路，鸟儿却开辟出千百条，千百条路之中，扶摇直上仅此一条。

依稀忆起《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鲁迅先生描述“百草园捕鸟”的趣事，此后不管时间过去多久，鸟儿是童年里耀眼的记忆。最有趣的是收稻谷的季节，秧鸡在稻穗间穿梭，稻田是它们的家园，人们总认为是秧鸡毁坏了水稻，其实是人们摧毁了秧鸡生存的家。

在北纬26度，县城海拔仅为1060米的元谋，四季皆宜，是名副其实的避寒暖冬之地。这里没有冬眠，候鸟一说，每个角落都成为百鸟的乐园。常见的燕子、麻雀、鹁鸪、丁雀等品类，筑巢于屋檐、墙洞、树枝，甚至是秸秆上，还有些叫不出名的鸟儿，落在屋顶，踱着方步。

我轻手轻脚地去问父母——那是什么鸟——这总显出我对鸟雀了解匮乏。父母耐心地一一告知，等我再回去，鸟影早没了。生态环境逐年改善，竟然有些鸟儿成了外来客，整日和大自然打交道的老一辈，都摇摇头说没

见过这些生面孔。最罕见的，是万燕来朝。成千上万的燕子毫不避讳，大方地把家从乡下迁到城里，常年聚集在元谋县城的龙川街和发祥路。燕子白天不见踪迹，该捕食该休息一样不敢搁，傍晚时分，它们齐整地站在电线上，仿佛布兵排阵，变身守护城市的小小卫士。我形容它们像望不到边的烧烤串，孩子则纠正我说，那明明是五线谱上的音符。我定睛一看，电线的确是五线，燕子也的确是五串，沉甸甸的五线谱一直延伸到街道尽头，夜晚的音律缓缓散发出来。

我亦自幼喜爱鸟，尤其以虫蚁为食的鸟类。那些鸟鸣叫清脆悦耳，身姿娇小轻盈，起落洒脱。最重要的是它们能让青苗免于虫害，为农家护住口粮。我常常惊叹于它们小小的身躯，却身手不凡，凌空而下，潇洒自如，啄不留情，蜻蜓、蝉、蛾类都不在话下。不管昆虫怎样费尽心机伪装，在枝叶间捉迷藏，也难逃鸟儿们它们精准地逮捕。鸟儿们捕到昆虫，衔着食物匆匆返家。不知是发现了，有所忌，还是为了显示战果，蜂虎鸟在空中盘旋几周，迟疑一阵，才冲进家门。集颜值和担当于一身的蜂虎鸟，它们像一片片树叶，在一季的频道里自然而然地来去。不用刻意关注它们的踪迹，像是朋友之间不经意地走动，不必维系，不在乎聚散，却有某种特殊的联系，感知这一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纽带。

晚些时候，暮色洗染疲惫，成年蜂虎鸟呼喊着名字，寻找晚归的孩子，啼声不绝于耳。单飞的蜂虎鸟结群聚于树枝、电线，围在一起，商讨家长里短的琐事，欢唱着自编的歌曲，展望着第二天以及更远的计划。它们中的一只，仿佛就是我。你看！我正是身着艳丽衣裙的小小一只蜂虎鸟，某年的某一天，风起，我们一家围着炉火，炭灰里烤着洋芋，滋滋泛光，黧黑的罗锅嘴啾啾嚷嚷着白烟，红豆和腊肉在空气中重组，所有的气息钻进了土坯墙的缝隙里。

版面配图由本报美编 赵行伟 制图(AI辅助)

山野集(四首)

响指

走在青石路上
身后传来轻巧的马蹄声
回头去迎，蹄声已掠过我

没有马
只有一个清瘦的男子
仰头看路边柳树上的阳光
在风中微微颤动

他的双手有节奏地打响指
我随在他身后
依然听见一匹棕红色的马
优雅地没入
一个叫仙林岗的老茶林

大草坪

金色的枯草
在冷风中碎响
偶尔突起的，是山包
还有坟茔

一片松林
撑开所有枝丫
伸向天空
天空便生出了筋骨

我们三人
不说一句话穿过森林
站在大草坪高喊自己的名字
群山在天边温厚起伏

牧哨

在山道上
吹响指哨
山雀、草羊、黄牛，甚至风
都听懂这是牧人的召唤

第三首歌

少年取出儿时的画笔
在一张白纸上作画
我在他微眯的睫毛看出
他很专注

许久之后
他把白纸递给我，指头点着
左侧的一小幅画说
这是我第三首歌的颜色

我接过细看
是水蓝、藏青、灰紫的线条
以乌木棕收边
我从布局、色彩上看出
这首歌在等七只羚羊